



清名家词传



沈尘色 著

恋他芳草不多时

道咸词人的寥落穷愁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沈尘色 著

恋他芳草不多时

道咸词人的寥落穷愁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镇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他芳草不多时：道咸词人的寥落穷愁 / 沈尘色著
—镇江：江苏大学出版社，2018.3
(清名家词传)
ISBN 978-7-5684-0637-6

I. ①恋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60427 号

恋他芳草不多时：道咸词人的寥落穷愁

Lian Ta Fangcao Bu Duo Shi; Dao-Xian Ciren de Liaoluo Qiongchou

著 者/沈尘色

责任编辑/权 研 吴小娟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：212003)

电 话/0511-84446464(传真)

网 址/http://press.ujs.edu.cn
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/句容市排印厂

开 本/718 mm×1 000 mm 1/16

印 张/20.5

字 数/321 千字

版 次/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684-0637-6

定 价/6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(电话：0511-84440882)

序

予少时读词，好先读小传，纵寥寥数字，亦觉兴味，尝牢记字号，与同侪嬉戏，曰，某某字若何，号若何，尝任何官职，有何事迹。至于某词某句，更好做追究，欲识其因何事何人而作也。彼事何事，彼人何人，其趣有过于词者。

后读《本事词》，更觉其趣，置诸案头，随手翻阅，一则两则，俱是欢喜。有不解者，则以他书佐证，更与别集对照。偶有所得，恍然焉，自得焉，但道所谓学问不过如此，孰谓非学者不能为之？其沾沾自喜者如此。然终有憾焉。何者？一则两则，零碎不成章，或可知彼事何事，终难识彼人何人也。且予好清词，而此书上起于唐，下迄于元，不及于明，更莫论清，予欲知者而终不可得。

又数年，得《清词纪事会评》《近代词纪事会评》，遂又置诸案头矣，好随时翻阅。此二书者，所辑资料甚多，读之往往可识一人之生平。先是，钱仲联氏《清八大家词集》独不选鹿潭，曰：“蒋词艺术性虽较高，但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，故不予选入。”言之不详。而《清名家词》中，则有述谭献语，曰：“咸丰兵事，天挺此才，为倚声家老杜。”终竟如何，亦言之不详。而予于此终得知鹿潭故

事，推究当日鹿潭蛰居溱潼，与婉君贫贱夫妻终有齟齬，虽人之常情，不亦悲夫？鹿潭词集曰《水云楼词》，然则水云楼乃溱潼古寿圣寺大雄宝殿后之藏经楼耳，与鹿潭何尝相干。或曰，鹿潭曾寓居于此。然则昔人寓居于寺院者亦多矣，何鹿潭独以名词？鹿潭曾有《满庭芳》词序曰：“秋水时至，海陵诸村落辄成湖荡。小舟来去，竟日在芦花中，余居此既久，亦忘岑寂。乡人偶至，话及兵革，咏‘我亦有家归未得’之句，不觉怅然。”无家之人，而词集以水云楼名之，以后世一流行歌名言之，不过“我想有个家”耳。每念及此，想象当日，予亦怆然，遂综合前人记述，得《水云楼的梦》一篇，以志鹿潭生平，识前人之词境、词心也。惟鹿潭临终冤词已佚，予拟作一首，置诸小说，加以说明；或有以为乃鹿潭所作，加以流播，非予之罪也。后又得《静志居情话》一篇，述金风亭长情事，所依据者，俱得之于《清词纪事会评》也。而后不作小说十余年。

去岁，老友董君国军忽提及当日小说，以为可以复作，而予十余年来，亦算读书，知若许词人故事，或与常识不同，遂允诺。而后，查资料，读别集，有记述不同者，冒昧甄别，而后更复知读其词当先知其人也。何者？某词某句，不知其人其事，未必知此词此句之真意也。词有本事，原应知之。朱庸斋先生于《分春馆词话》中论及贺铸，曰：“其词风格多样，非论世知人，熟稔其生平及作品，不能定论。”岂独贺铸，古今词人，概莫如是。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亦此之谓也。而后得五十篇，述清五十词人故事，分五册依次出版，可为丛书，董君名之曰《清名家词传》，而予以为或可谓“词人小说”。小说云云，终当允许虚构，七分实三分虚也。予也不敏，终非学者，或有不可查证者，读者不肯认可予之所得者，予或可以此为借口，逃之遁之，不必争论。

予友李君旭东，因效前贤，词咏词人，系于篇首，亦示后世小子终不肯让前贤独步也。是为序。通州沈尘色。庚子端午日。



目录



序....001

龚自珍

怨去吹箫,狂来说剑,两样消魂味....001

蒋敦复

鬓已不成丝,怎禁得、飘零如此....067

周济

年光终是好时多....101

邓廷桢

凝望处。道不是春归、也是春归路....137

宗翔凤

任春人、许多幽恨,芳草空自飞舞....163

顾翰

如此画梁栖便得,何忍轻抛....185

杨夔生

怪东风、吹送柳花,淡了春光....221

赵起

恋他芳草不多时。阿侬心下知....247

陆继辂

欲倩呢喃燕子祝斜曛。容伊活一生....267

董士锡

怅夜夜霜花,空林开遍,也只侬知....289

龚自珍



怨去吹箫，狂来说剑，两样消魂味

水调歌头 龚定庵

激滟西湖水，清宵一梦过。箫心剑气何处，来往有鱼梭。我对沈哀顽艳，君是狂情慧骨，世事且奔波。袅袅浮烟外，明镜不须呵。

花一片，经一卷，蹙双蛾。侧身入海，负手原知玉颜酡。便晓天风吹送，著尽京尘洛驿，无语发悲歌。经韵楼前叙，云影照婆娑。

李旭东



嘉庆十七年(1812)的西湖之上,湖光山色,俱在眼前,清风徐来,水波粼粼。蓦然回首,天空浩渺,苍茫无际。龚自珍站立在船头,微微仰头,神情狂放。

这一年的春天,二十一岁的龚自珍由副榜贡生充任武英殿校录。这使得龚自珍有机会读到很多旁人读不到的皇家典籍,然而,这钻研典籍、校勘掌故,又哪里是这狂放少年的平生意?于是,当父亲龚丽正调任徽州知府的时候,他便随全家南下,不复留在北京。

长安旧雨都非,新欢奈又摇鞭去。城隅一角,明笺一束,几番小聚。说剑情豪,评花思倦,前尘梦絮。纵闲愁斗蚁,羁魂幻蝶,寻不到,江南路。从此斋钟衙鼓。料难忘、分襟情绪。瓜期渐近,萍踪渐远,合并何处。易水盟兰,丰台赠芍,离怀触忤。任红蕉题就,翠筠书遍,钱词人句。

——汪琨《水龙吟·送龚璩人出都》

汪琨,字宜伯,号忆兰,钱塘人,太学生。杭州袁、汪、龚三姓,联姻密切,所以,龚自珍到北京之后不久,便与汪琨订交。

跨上征鞍。红豆抛残。有何人、来问春寒。昨宵梦里,犹在长安。在凤城西,垂杨畔,落花间。红楼隔雾,珠帘卷月,负欢场、词笔阑珊。别来几日,且劝加餐。恐万言书,千金剑,一身难。初相见,蒙填词见诒,有“万言奏赋,千金结客”二语。

——龚自珍《行香子·道中书怀,与汪宜伯》

“宜伯知我。”站立在船头上,龚自珍忽地想起当日与汪琨酬唱的这两阙词来。

“说剑情豪,评花思倦,前尘梦絮。”

“恐万言书,千金剑,一身难。”

书。剑。

然而,龚自珍却总还是觉得,无论是汪琨的,还是他自己的,这





几句词，“都未称，平生意”。

他微微地仰头，瞧着眼前的湖光山色，只觉胸口有一股气，就要喷薄而出。

就像旭日。

就像旭日，在暗夜之中，等待黎明的到来。

当黎明到来的时候，谁也无法阻挡他的喷薄。

谁也不能。

段美贞静静地瞧着她的丈夫，忽然想起祖父说的话来。

“风发云逝，有不可一世之慨。”四月，龚自珍随母亲段驯去外祖父家探亲的时候，段玉裁读过这个外孙的诗文之后，忍不住这样赞道。然后，意犹未尽的样子，读过龚自珍的词，又赞道：“造意造言，几如韩李之于文章，银碗盛雪，明月藏鹭，中有异境，此事东涂西抹者多，到此者少也。自珍以弱冠能之，则其才之绝异，与其性情之沉逸，居可知矣。”

段美贞与龚自珍的亲事是早就定下的。当月，两人便在苏州成亲。成亲之后，夫妇同返杭州。

然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眼见着丈夫如此意气风发的模样，段美贞竟隐隐地有些不安起来。也许，在段美贞看来，丈夫若能沉稳一点，她才会更安心。

只不过，她没想到，倘若龚自珍能沉稳一点，那还是龚自珍么？

“天风吹我，堕湖山一角……”龚自珍缓缓地吟哦着。

段美贞依旧静静地站立在丈夫的身后，静静地听着丈夫的吟哦，没有打断他。她知道，当思绪来临，一首诗或者一阕词，几乎就像是喷出来似的，最忌讳有人在旁边打断。宋时，潘大临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——其实，这一残句，平常得紧，只不过因为只有一句便被人打断，后世之人才给予了无限遐想，仿佛潘先生的这首诗若能完稿就能名震古今似的。

事实上，除了这一残句，潘先生的其他诗篇，可都没人记得。

“……果然清丽。”龚自珍胸中满是不平，又满是自信，“曾是东华生小客，回首苍茫无际。屠狗功名，雕龙文卷，岂是平生意……”

段美贞心中苦笑，脸色却显得很是平静。她自幼跟随祖父读





书,又哪里会不知道,自古以来,如丈夫这般自许如斯的,往往到最后都是功名无望。其他的且不说,前朝的唐寅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还有祝允明、文征明。祝允明十九岁中秀才,五次乡试,才于弘治五年(1492)中举,然后,七次会试不第,只能以举人选官。文征明也是一样,七试不第,到最后,只能以贡生进京,经过吏部考核,被授予翰林院待诏。这几位,当年无不被称为才子,年轻的时候又是何等自信与张狂!被后世合称为吴中四才子的,还有徐祯卿;徐祯卿倒是很早就中进士了,可因为长得丑,不得入翰林,改授大理左寺副,五年后,被贬为国子监博士,又一年,三十三岁时病逝在京中。

吴中四才子的传说,作为苏州人的段美贞,又怎么可能不知道?

吴中四才子的传说,更使段美贞明白,一个人过于张狂绝不是好事。

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。”原就是很简单的道理。

祖父对丈夫的评价可谓高矣,丈夫也因此而越发自信。然而,祖父还有一句谆谆教诲啊,那就是“努力为名儒,为名臣,勿愿为名士”。她却知道,她年轻的丈夫,分明就是名士气派,而不像名儒、名臣。

段美贞忽又想起关于丈夫的一些传说。

当她听到那些传说的时候,他还只是她的表哥;虽然他们已经订了亲。

传说,龚自珍曾指着他父亲的文章,嘲笑其文理半通;指着他叔父的文章,则索性说其文理不通……

段美贞想,这可能还是因为姑父是他的父亲,否则,大约也是不通了。

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是嘉庆元年(1796)的进士,嘉庆十四年(1809),入军机处,任军机章京,直到这一年,才调任徽州知府。

龚自珍叔父龚守正是嘉庆七年(1801)的进士,后来,曾官至礼部尚书。

龚丽正、龚守正俱为龚禔身之子,只不过因为龚敬身无后,龚丽正才出继为子。龚禔身去世之时,遗孤六人,皆为龚敬身养育人。当时,龚守正方出遗腹,啼号不止。





所以，对龚自珍来说，龚守正名为堂叔，实为亲叔。

龚氏兄弟俱是段玉裁的女婿。

以段玉裁的眼光，又怎么可能招文理不通或半通的人为婿？

“乡亲苏小，定应笑我非计！”龚自珍斩钉截铁地将上半阙收结，铿锵有力，自是词笔。从天分上来说，龚自珍仿佛是天生的诗人、词人，一出手，便远超常人。

也难怪祖父对他评价如此之高了。段美贞忍不住这样想道。无论诗文还是词，祖父对丈夫的评价都是极高的。

龚自珍吟罢，转头看向他的新婚妻子，心中忽就多了几分柔情。

“吓着你了？”他柔声问道。

这是他的新婚妻子，既熟悉，又陌生。熟悉的是，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，是二舅段雨千的女儿，二人自小就熟识，可谓青梅竹马；陌生的，他的表妹，如今，已是他的妻子，是要随他一生的女人。

段美贞微笑着，轻轻地摇头。她的眼神，就如同秋水一般。据说，苏州的女子都柔情似水。

龚自珍自嘲似的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就这样的人，没办法。”这样说着，心中忽就一动，得了两句词：“怨去吹箫，狂来说剑。”这两句词，刚好可以使用到《湘月》的下半阙之中。

《湘月》，其实就是《念奴娇》。只不过，龚自珍喜欢“湘月”这个别名。他自小就不喜欢跟别人一样。

段美贞点点头，忽地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龚自珍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嗯，我是说，你知道我什么？嗯……”说着，忍不住便也笑了起来，似乎他已不知道想问妻子什么话似的。

段美贞又是嫣然一笑。

她想起，还在家的时候，听到的关于她这位表哥兼未婚夫婿的传说。传说，这个天才少年与人聊天聊得兴起时，会跳到桌子上手舞足蹈；传说，他会经常手提酒壶，与素不相识的路人饮酒为乐；传说，他会独自举着酒杯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自饮自乐，口中喃喃不止……

龚呆子。

亲友们半真半假地笑着说道。





亲友们自然不会真的以为龚自珍是呆子。因为无论是诗词还是经史文章,他都已叫人吃惊。可那样疯疯癫癫的举动,却又着实像个呆子,或者疯子。

所以,又有人称他为“龚疯子”。

段美贞也曾因此去问祖父,祖父沉思一下,道:“非常之人,往往有非常之行。”但段美贞知道,当龚自珍随着姑妈来看祖父的时候,祖父除了夸他的经史文章与诗词之外,也曾谆谆教诲他,要做名臣名儒,不要做名士。

祖父是一代名儒。

祖父年轻的时候,也曾经填过小词。

曾祖父道:“是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,为之愈工,去道且愈远。”

于是,祖父从此辍而不作。

“可是……”段美贞便有些担心,瞧着祖父,却又说不出什么来。

婚事是早就定下来的。姑父龚丽正是祖父的得意弟子,所以,才会将姑妈许配给他,才会亲上加亲,将她许配给表哥。像段家、龚家这样的人家,婚事一旦定下,就绝无更改的可能。

更何况,她与表哥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——那时,大家都还小,虽说也觉得表哥有些怪怪的,可表哥的诗词文章,却也委实是好,好到段美贞相信,这位天才少年将来必然会名扬天下。

就像祖父一样。

然而,有时候,段美贞还是很不开心。

嘉庆十五年(1810),段美贞无意之间读到龚自珍寄给段玉裁的一封信,信中附录了两阕小词。

六月九日,夜梦至一区,云廊木秀,水殿荷香,风烟郁深,金碧嵯丽。时也方夜,月光吞吐,在百步外,荡溼气之空濛,都为一碧,散清景而离合,不知几重。一人告予:此光明殿也。醒而忆之,为赋两解。

明月外,净红尘。蓬莱幽窅四无邻。九霄一派银河水,流过红墙不见人。

惊觉后,月华浓。天风已度五更钟。此生欲问光明殿,知隔朱扃几万重?

——龚自珍《捣练子》





读罢，她闷闷不乐，直到被祖父发现。

“丫头，未必是你想的那样。”老人沉默片刻，这样安慰道。

段美贞自幼跟随祖父读书，聪慧异常，这词中之意，她哪有不明白的？更何况，这些年来，表哥的事，她早就听了很多。只不过作为一个女子，有些事，只能在心中想一想，不敢说出来而已。

“……我只是担心。”段美贞也沉默了片刻，幽幽道。

那一年，龚自珍正在北京。

北京，多的是王公贵族。

红墙。光明殿。朱扃。一般只有王府才会这样。

段美贞只担心，如果龚自珍与王府的某个女子有什么关系的话，只怕会惹来杀身之祸。

段玉裁瞧着这个心爱的孙女，只觉人一下子苍老了起来。对自己的外孙，老人何尝不知？何尝不知这个外孙自小便潇洒多情，多有名士习气？早在嘉庆七年（1802），段玉裁便知晓自己这个绝顶聪明的外孙是何等的名士风流了。那一年，龚自珍还住在杭州，龚家有小楼在六桥幽窈之际，某一个春夜，龚自珍梳着双丫髻，穿着淡黄色的衣衫，倚栏吹笛，一曲东坡的《洞仙歌》使观者绝倒，甚至于有好事者为之画《湖楼吹笛图》。那一年，龚自珍才十一岁。

这是一个不安分的小子。自小就不安分。然而，偏偏又聪明绝顶，段玉裁对他也是疼爱有加。

罢了。段玉裁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让你姑妈带着他回来吧，你们这就成亲。”

段美贞愣了一下：“爷爷……”

段玉裁笑道：“你们也都不小了，也该成亲了。”

段美贞脸便红了起来。

段玉裁慢慢地道：“丫头啊，一则是你们早就订亲，毁亲这样的事，我们段家可做不来；二则，自珍这孩子，自幼聪明，非常之人为非常之事，也算不了什么；三则呢，你们是表亲，嫁过去之后，你婆婆就是你姑妈，自珍又焉敢负你？又焉能负你？四则呢，爷爷虽然老了，这双眼却没花，如果丫头不是在意你自珍表哥，又哪会这样患得患失的？”

段美贞的心便有些乱。

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在意表哥，可她知道，从订亲以来，





自己就一直牵挂着他,关心着他的一切,即便他会使她失落、伤心。

当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伤心的时候,又哪里会真的放弃?

段美贞抬头瞧着丈夫,分明就在眼前,湖光山色之中,显得那么潇洒,意气风发,然而,蓦然之间,她竟又感觉到那么遥远。

她笑着。

笑得嫣然。

但她心里明白,这样的笑,很累,很假。

假到会使人怀疑,这世间,是不是有真的笑。

“也许,问题不在自珍那儿,而是因为……”

段美贞嘴角微微地上扬着,依旧是嫣然的笑。

就像庙里的佛陀,那笑,永在嘴角;然而,谁都知道,那佛陀,原是泥塑的。

——谁能告诉世人,如果真有佛陀,真的是这样一直微笑么?一直这样笑着,会不会很累?

壬申夏,泛舟西湖,述怀有赋,时予别杭州盖十年矣。

天风吹我,堕湖山一角,果然清丽。曾是东华生小客,回首苍茫无际。屠狗功名,雕龙文卷,岂是平生意。乡亲苏小,定应笑我非计。才见一抹斜阳,半堤香草,顿惹清愁起。罗袜音尘何处觅,渺渺予怀孤寄。怨去吹箫,狂来说剑,两样消魂味。两般春梦,橹声荡入云水。

——龚自珍《湘月》

嘉庆十七年(1812),二十一岁的龚自珍与新婚妻子段美贞泛舟在西湖之上,湖光山色,俱收眼底,情怀激荡,慨当以慷,遂填《湘月》“怨去吹箫,狂来说剑”一阙,此词尽展平生抱负,一出便传播南北,友朋赞叹不已。多年以后,龚自珍在此词之后写道:

是词出,歙洪子骏题词序曰:“龚子璦人近词有曰‘怨去吹箫,狂来说剑’二语,是难兼得,未曾有也。爰填《金缕曲》赠之。”其佳句云:“结客从军双绝技,不在古人之下。更生小、会骑飞马。如此燕邨轻侠子,岂吴头楚尾行吟者。”其下半阙佳句云:“一棹兰舟回细雨,中有词腔妖冶。忽顿挫、淋漓如话。侠骨幽情箫与剑,问箫心剑态谁能画。且付与,山灵诧。”余不录。越十年,吴山人文徵为





作《箫心剑态图》。牵连记。

彼时，段美贞已经去世多年。

龚自珍始终都记得段美贞在湖光山色之中嫣然的笑，却永远也不会明白那个女子深深的担忧。

就像永远也不会明白外祖对他的嘱托“为名儒，为名臣，勿愿为名士”一样。

二

久欲作一札，勉外孙读书，老懒中止。徽州有可师之程易田先生，其可友者，不知凡几也。如此好师友，好资质，而不锐意读书，岂有待耶？负此时光，秃翁如我者，终日读尚有济耶？万季犛之戒方灵皋曰：“勿读无益之书，勿作无用之文。”呜呼。尽之矣。博闻强记，多识蓄德，努力为名儒，为名臣，勿愿为名士。何谓有用之书？经史是也。茂堂泐。时年七十有九。

——段玉裁《与外孙龚自珍札》

段美贞呆呆地瞧着祖父给丈夫的信札，两行眼泪忽地就从眼角涌出，顺着脸颊，慢慢地流淌了下来，滴落在衣襟上。

她知道，七十九岁的祖父，这是不放心啊！

龚自珍已经进京去了。这是他第二次准备顺天乡试。当龚自珍收拾好行囊出门的时候，仰头大笑了三声，高声诵读：“怨去吹箫，狂来说剑，两样消魂味！”然后，又大笑三声。

他的眼神之中，满是倔强与不平。

从龚自珍走后，段美贞心头就满是担忧与牵挂。

“怨去吹箫，狂来说剑……”

她知道，丈夫不是担心不中，而是满怀的不服啊。

嘉庆十八年(1813)四月，龚自珍进京，第二次参加顺天乡试，未中。

癸酉初秋，汪小竹水部斋中见秋花有感，一一赋之，凡七阕。弃稿败篋中，





已十一年矣。兹补存其三阙，以不没当年幽绪云。

瑟瑟轻寒，正珠帘晓卷，秋心凄紧。瘦蝶不来，飘零一天官粉。莫令真个敲残，留傍取、玉妆台近。窥镜乍无人，一笑平添幽韵。

芳讯寄应准。待穿来弱线，似玲珑情分。移凤褥，欹宝枕。秋人梦里相逢，记欲堕、又还沾鬓。醒醒。海棠边慰他凉靓。右咏玉簪。

——龚自珍《惜秋华》

阑干斜倚。碧琉璃样轻花缀。惨绿横糊。瑟瑟凉痕欲晕初。

秋期此度。秋星淡到无寻处。宿露休搓。恐是天孙别泪多。右咏牵牛。

——龚自珍《减兰》

一痕轻软。爱尽日沉沉，禅榻香满。别样珑松，小擘露华犹泫。斜排玉柱停匀，握处兜罗难辨。幽佳地，龙涎罢烧，银叶微暖。

空空妙手亲按。是金粟如来，好相曾见。祇树天花，一种庄严谁见。想因特地拈花，悟出真如不染。维摩室，茶瓯以卷且伴。右咏佛手。

——龚自珍《露华》

三

身后是都城，眼前将是江南。龚自珍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，站在那“一骑南飞”四字之前。这四字，不知是谁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写在了这殿壁之上；不过，看那斑驳的样子，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

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写下这四字的，必不是某个中举的举子，而应是相反。古往今来，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举子，意气风发地赶往京城，以为将一举成名天下知，以为将可以一展平生抱负，以为修、齐、治、平近在眼前；然而，很快地，他们就会发现，不是这样的，朝廷不需要他们，天下也不需要他们，他们所有的志向与抱负，都只似水中月、镜中花、天边的云彩一般，那么美丽，却又是如此之虚无……

龚自珍这样想着，又是几声冷笑，那冷笑声就像是冬日京城什刹海的冰层上划过，显得有些阴冷，还有些阴森。





万马齐喑。万马齐喑。龚自珍心头一片悲凉。

对自己的文章，龚自珍从来就没有怀疑过。然而，这样的文章，第一次乡试中的是副榜；第二次乡试居然未中。世间事，有比此更古怪的么？

龚自珍想起，有个父执曾很真诚地说道：“璵人啊，要练练字了……”

字？这科考，考的到底是文章还是字？天下事，居然就这样古怪！

人生有限，要读的书那么多，要做的事也那么多，又哪有时间钻到什么字帖中去？字便是写得好又如何？与修、齐、治、平又何干？

龚自珍这样想着，又一阵冷笑。

一骑南飞，归心似箭。龚自珍恍惚看见，许多年前，一个同样失意的男子，似丧家犬一般，离开京城，回江南去。他的身后是京城，那高大的城墙，那开阔的城楼，从此，将与他毫不相关；那江南的山，那江南的水，梦境一般——那里，才是家啊！

一骑南飞，休道是、飘零木叶。凭辜负、京华风景，故园明月。人海疏狂蕉鹿梦，浮生寥落梅花雪。使行人到此也无言，听呜咽。

文章事，漫湮灭；千秋意，思难绝。把灵箫吹彻，乱云堆叠。一派商声萧瑟里，几曾意气从人说。想青山尽处是江南，当时别。

——佚名《满江红·题壁》

龚自珍转头见旁边的壁上有一堆模糊的字迹，仔细看时，不由得笑了起来，心道：这字，连我也不如，真真是劣字了。一时好奇，便慢慢地看将起来。

一骑南飞。

这开首的四个字，居然是“一骑南飞”。

再仔细看时，却正是一阕《满江红》——这“一骑南飞”四字，可不正是《满江红》的起句？

字迹模糊、潦草而拙劣，不过，龚自珍还是依稀将这阕《满江红》读完。读完之后，不由得呆呆地发愣，心道：“果然是不知什么时候的一个落第举子所做……”

从词意来看，这个落第举子自然便是江南人士。

